

# 万里河山

## 十六场战役里的中国



- 三千年前的闪电战
- 商周牧野之战
- 弯弓搭箭射天王
- 周郑繻葛之战
- 华夏文明的“马拉松”
- 晋楚城濮之战
- 两个男人之间的战争
- 赤壁之战
- 王霸梦断慕容家
- 燕魏参合陂之战
- 东西魏邙山之战
- 并世双雄中原对决战
- 天崩地裂之时
- 756年 潼关失守
- 千古遗憾燕京城
- 宋辽高粱河之战
- 日落土木堡——明英宗被俘之役
- 600年前的东北亚海战
- 露梁海战
- 白山黑水间的悲歌
- 萨尔浒之战
- 袁崇焕独卧孤城——宁远之战
- 游牧民族的火器演习
- 乌兰布通之役
- 僧格林沁的成败萧何
- 大沽口之战
- 帝国斜阳
- 甲午黄海海战110年祭
- 傅作义、张学良对垒孤城
- 涿州之战



# 万里河山

## ——十六场战役里的中国

《mangazine·名牌》 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万里河山：十六场战役里的中国/《mangazine·名牌》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7

(《名牌》文丛)

ISBN 978-7-5458-0434-8

I. ①万… II. ①m… III. ①战争史—中国—通俗读物 IV. ①E2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14743 号

## 万里河山——十六场战役里的中国

编者 《mangazine·名牌》

责任编辑 王璇

封面设计 一步设计

技术编辑 丁多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 200001 上海市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www.shsd.com.cn

经销 全国各地书店

印刷 上海印刷十厂有限公司

开本 710×1000 1/16

印张 10.75

版次 2011 年 7 月第一版

印次 2011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58-0434-8/E·5

定价 22.00

## 《名牌》文丛编辑委员会

总策划 王更辉 黄 灿 向 熹

主 编 毛 哲

编辑委员会成员

王更辉 黄 灿 向 熹 毛 哲  
黄惊涛 刘 敏 张 英 杨 波  
李军奇 赵卫民 叶奕彤

编 辑 申 鑫

# 序

毛 哲

《名牌》杂志是一本专门报道名牌产品的杂志吗？八年前没能克服的那个小小的技术难题，让我和我的同事们至今还要在个别时候回答一些新朋友们提出的类似问题。

好在时至今日，这样的问题我们遇到的越来越少，在与我们的读者携手走过近八年的时光之后，我们已经让越来越多的读者了解我们、熟悉我们。现在，提起《mangazine·名牌》，大家都知道这是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依托《南方周末》报系创办的一本男性精英杂志，一本中国男性高端生活杂志的先行者。

说《名牌》杂志是中国男性高端杂志的先行者毫不为过。八年前，在一个中国女性高端时尚生活杂志已经花开遍地、灿若云霞的时节，以男性为目标读者的高端生活杂志却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两本在勉强支持，经过报摊，你会发现在众多花枝招展的女性杂志中间，那一两本风格硬朗的男刊多少显得有些落寞和寂寥。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名牌》杂志创刊了。

与那些身在中国时尚消费之都上海、北京的同行们不同，《名牌》杂志在创办之初就确定了自己立足本土、坚持原创的办刊方向，加上置身于深具影响力的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之内，《名牌》注定带有南方血脉中那种强调立场、彰显担当的基因。可以说，《名牌》的叙述框架是独特的，从它创刊伊始，就以成为精英男性的“梦想载体”为己任。八年间，我们潜心关注于中国社会精英的蓬勃生长，关注他们辉煌的事功，关注他们深邃的思想，并适时为他们提供一个互相认知的平台，为他们提供一些与其事业相称的有关生活的建

议。正是这样一种独特的办刊理念,使我们获得了诸多中国精英读者的关注和喜爱,让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找到彼此并一路并肩而行。

八年时间,中国的男刊阵营中,不断有耀眼登场的,也有悄然离席的,但我们欣喜地看到,这个市场越来越繁荣,我们的同行者越来越多,而《名牌》杂志也在这种竞争越来越激烈、但市场却越来越大的环境中茁壮成长。

人生有很多节点,会让人驻足回望,那蓦然间的一回首,就像是一个农夫在起身擦汗的那个片刻回望自己身后已经播下的绿色田畦,可以给自己一些在金秋时节获得丰收的想象;就像一个长途跋涉的旅人,在拂去满面风尘的瞬间回望自己一路行来的漫漫长路,以便给自己接下来的旅程找到一些力量。

不知不觉,《名牌》杂志创办已近八年的时间。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也许该是让我们自己稍稍驻足回望、给自己一些鼓励的时候了。

于是,我们将这八年来《名牌》杂志刊发过的文章进行了一些盘点,按不同类别编纂成书,也就是现在呈现在各位面前的这个样子。我们不担心这些已经生成数年的文章已经过时,是因为我们充满自信:这八年来,我们一直在用心编辑制作这本杂志,我们固执地认为能够在《名牌》杂志上刊出的文章都是好文章,而好文章是有生命的,一定经得起时间的审视,就像一坛好酒,时间只会赋予其更丰厚的韵味,使其显得更加珍贵。

《名牌》杂志创始人、我的好朋友向熹先生当年曾给《名牌》杂志写下一篇足以传世的创刊词,很喜欢他写下的这句话:“爱其爱,梦其梦,担当其所担当!”我想,在当下的社会,敢爱、敢梦、敢担当是何等的洒脱,何等的令人向往,为人处世、撰文办刊都当以此为最高境界。所以,在这里请允许我拿这句话放在这篇序言的结尾,并以此与读者诸君共勉:

爱其爱,梦其梦,担当其所担当!

# 目录

序 / 01

三千年前的闪电战——商周牧野之战 / 01

弯弓搭箭射天王——周郑繻葛之战 / 15

华夏文明的“马拉松”——晋楚城濮之战 / 27

两个男人之间的战争——赤壁之战 / 41

王霸梦断慕容家——燕魏参合陂之战 / 46

并世双雄中原对决战——东西魏邙山之战 / 60

天崩地裂之时——756年潼关失守 / 74

千古遗恨燕京城——宋辽高粱河之战 / 87

日落土木堡——明英宗被俘之役 / 100

四百年前的东北亚海战——露梁海战 / 110

白山黑水间的悲歌——萨尔浒之战 / 119

袁崇焕独卧孤城——宁远之战 / 130

游牧民族的火器演习——乌兰布通之战 / 136

僧格林沁的成败萧何——大沽口之战 / 146

帝国斜阳——甲午黄海海战 110年祭 / 153

傅作义张学良对垒孤城——涿州之战 / 160

编后记 / 167

商纣先征西北的黎，后平东南夷，虽取得胜利，但是穷兵黩武，加剧了社会和阶级矛盾，招致灭亡，最后兵败自焚，故《左传》称：“纣克东夷而损其身。”商未亡于周，而亡于朝歌。

---

## 三千年前的闪电战

——商周牧野之战

李俊

### 楔 子

熹微的晨光照亮了东方的天空，从黎明前的黑暗中，一幕庄严肃穆的场景渐渐凸显出来。一望无际的原野上，数百辆战车齐齐整整地一字排开，消失在视野尽头。每辆战车由四匹平行排列的战马所拉，车上站着三名全身披甲、戴着铜盔的武士，左边的执弓，中间的执鞭，右边的执矛。另有三四名类似装束的武士站在车的两边，手执矛盾，腰插短剑。战车后面，站着一排排握着戈矛的普通步兵，他们排成整齐的方阵，数量要比甲士多得多，但没有铠甲护身。

战士们忽然波浪般分开，马蹄声中，一辆装饰华贵的大车穿过人群，驰向最前列，车上的将旗在晨风中猎猎作响。人们把目光投向车上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年男子，他全身青铜甲胄，左执黄金斧钺，右持白旄旗帜，显示出至为尊贵的身份。战车在正前方停下，又调过头去面对整个军队。在霞光的映照下，男子举起旄旗，开始高声说话。在这空旷的原野上，每个人都听得很清楚：

“远来辛苦了，我西方的人们！各位国君、大臣、将领、军官、战士们！举



起你们的戈，排好你们的盾，立起你们的矛，我就要开始誓词了！”

随着一声齐整的呐喊，将士们举戈立矛，排齐盾牌，它们在晨光下闪着耀眼的光芒。朝霞殷红如血，又如激荡的火焰，映照在一个个昨夜细雨形成的水洼中，把这片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渲染成一片鲜红。

这是公元前 1046 年初，朝歌城外的牧野。一场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会战即将开始。这就是后世人们谈论最多，却知道最少的“牧野之战”。三千年来，各种政治的、文学的、神话的版本组成了无数重时间的帷幕，模糊了大战的原貌。只是到了近代，随着史学的进步和大量甲骨文、金文的出土，这场被各种假象所湮没的会战才渐渐轮廓清晰起来。

## 商周角力势消长

战争的根源要再追溯到几百年前。公元前 13 世纪左右，由于全球气候的剧烈变化，一场民族大迁徙像暴风一样席卷了整个亚欧大陆，各游牧民族纷纷从广袤的中部草原侵入到四周的农耕文明区，呈波纹状扩散开来，引起了改变整个世界的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在希腊，多利安人南下伯罗奔尼撒半岛，毁灭了正欣欣向荣的迈锡尼文明；在小亚细亚，被称为“海上民族”的几支蛮族摧毁了赫梯帝国，进而骚扰埃及边境，并最终导致了埃及“新王国”的覆灭；在印度，雅利安人也越过兴都库什山进入印度河流域，征服了当地的达罗毗荼人；同一时期的东亚，一支强大的游牧民族从蒙古高原南下，占据了今天的陕西、山西北部，对当时正处于鼎盛期的商王朝形成了巨大威胁，在后来的华夏文献中，他们被称为“鬼方”，也就是后来匈奴人的祖先。

与后世儒家经典的理想描述不同，商朝并不是一个“大一统”王朝。实际上，在当时的中原大地上，操不同语系的各种族、部落犬牙交错，时时流动，有的已经进入农耕文明，有的还是游牧民族。商朝是其中最开化和最强大的政治组织，商王自称受“上帝”之命统治世界，但直接统治范围其实只有都城附近方圆几百公里，称为“王畿”。此外是许多臣服于商的“方国”，他们

对商王有纳贡和从征的义务，但是内政不受干涉。再以外，就是根本不承认或不知道商朝至高地位的“蛮夷”了，防范、消灭和征服他们是商代军事活动的主旋律。

鬼方的入侵改变了东方世界的实力对比。商高宗武丁时期，商朝与鬼方多次激战，虽然一时击退了鬼方，却未能消灭其根本。此后直到商亡，鬼方仍不时出没骚扰，其他各蛮族也乘机作乱，长期战争中，商朝的实力逐渐削弱。面对游牧民族来无影去无踪的威胁，商人后来采取了“以夷制夷”的策略，扶植臣属的周国去征讨其他蛮族。结果养虎成患，反而使得周人实力壮大。

周人发迹后，自称是正牌的华夏贵胄，夏朝以后才不幸“没于戎狄”。不过，现代史学家多认为周人最初与周边羌、戎各族并无区别，同样是西北游牧民族的一支。据考，他们本居于山西的汾河流域，周文王的祖父古公父为首领时，受到鬼方的压迫，南迁到岐山之下的周原。那里土地肥沃，周人遂改游牧为农耕，向商朝称臣纳贡，并仿效殷商文化，建立城郭，设置官制，成为一个新兴方国。

周人兼有华夏和戎狄的双面优势，因而在错综复杂的各派势力之间如鱼得水，迅速发展壮大。古公父之子季历继任首领后，得到商王武乙的召见和赏赐，命他出师讨伐今陕西中北部的西落鬼戎（鬼方的一支）。季历出兵大获全胜，甚至捕获了对方的主要首领。此后十几年，季历又接连以王命的名义，征服和吞并了周围不少蛮族部落，因战功被商王文丁封为“牧师（诸侯之长）”。周国的势力急剧膨胀，甚至侵入到南方的江、汉一带。传说季历的兄弟太伯、仲雍“让位”给季历，自己“远窜荆蛮”，太伯还成了吴国的开国之君。不过据史学家考证，这个动人的故事不过为了掩饰周人在长江流域的殖民扩张而已。但周国的扩张还是引起了文丁的警觉，后来他将季历囚禁处死。

季历死后，世子姬昌继位，时约前 1100 年。《竹书纪年》载，姬昌即位初年，为报父仇而出兵伐商，但商朝实力尚在，周国没讨到什么便宜。此后，姬昌不得不韬光养晦，臣服于商，还从商朝娶了一位贵族小姐为妻，但却难以消除商朝的猜忌。商王帝辛（名纣，即后世所称的纣王）继位后，为翦除日渐

强大的几个方国，罗织罪名杀了好几个诸侯国君，同时也将姬昌幽禁于里（今河南汤阴附近）长达七年。后来，周国卑躬屈膝，一再进贡美女珠宝，帝辛才赦免了姬昌。姬昌也很乖觉，一遇赦就主动割让洛西之地，以解除商朝对自己的疑忌。果然，帝辛“龙颜大悦”，封他为“西伯”，甚至赐给他弓矢斧钺（象征征伐权），放他回国。

按说，帝辛既然猜忌姬昌，纵然开恩释放，又何至于给他征伐权然后放虎归山？这还得从帝辛本人说起。据《史记·殷本纪》，帝辛“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又说他“好酒淫乐，嬖于妇人”。除去史官的有意贬损之辞，不难看到，这位商朝的末代君主其实是一个聪颖勇武、才华横溢、性情刚烈而又过于自负的人物。据史书中的一些零星记载以及殷墟甲骨提供的线索，此时，地处江、淮之间的东夷发动叛乱，成为对商朝的最主要威胁，帝辛也将注意力集中在东南方，他认为西边的周国毕竟只是蕞尔小邦，没有颠覆大商的实力，但是仇隙既在，难保不乘机作乱。赋予姬昌征伐权并放他归国，不但可以暂时绥靖周国，而且能诱使他出兵讨伐诸邻国，造成两败俱伤的局，从而保证商朝后方的稳定。

此后帝辛致力于用兵东南，和东夷各部族的战争持续了很多年。终于，战争取得了最终胜利，史称商朝俘虏了“亿兆（上百万）夷人”，而帝辛也被誉为“百克（百战百胜）”。战争结束后不久，前1046年二月下旬，仍然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帝辛忽然接到紧急军情：以周王姬发为首的西方诸国联军数万人已经进驻牧野，离朝歌（今河南淇县）只有七十里地，而此时商朝的主力部队尚滞留在千里之外的东南战场！帝辛这才惊觉，自己的如意算盘全部落空，一场亡国大祸就在眼前了。

## 文武经营伐商计

与帝辛的勇武自负相比，姬昌可以说是另一个极端。从史书的描述来

看，他文质彬彬，谦逊小心而又深藏不露，若非如此，岂能安然脱困归国？这两个人颇似近代欧洲的查理十二世和彼得大帝：一个专注于武功，虽称霸一时，终于身败名裂；一个致力于文治，最终翦灭强敌，建立了不朽的事业。

姬昌治理周国前后垂五十年，选贤与能，招徕重用了谋略过人的吕尚（即后世传说中的姜太公）、散宜生、太颠、闳夭、南宫适等贤才，建立起一个团结而高效率的政治统治集团。他归国后，并没有立即出兵四伐，而首先在国内修整内政，宣扬德教，巩固统治基础，也在诸侯间赢得了“仁义”的美名。不少邻近的方国都来请周国调停争端。姬昌趁机大搞统一战线，而各国由于要供应商朝攻打东夷的大量军队和物资，又受到商王的猜忌和钳制，早已苦不堪言，当然也乐于向“西伯”靠拢。史称西伯“三分天下有其二”，虽然不免夸张，但也反映出周国的势力已经发展到了可以和商朝分庭抗礼的地步。

同时，姬昌及其幕僚又开始抓意识形态，为灭商大业奠定思想基础，商王宣称自己的王权得自“天命”，周人就讲“天命无常，惟德是辅”，说商王无德，西伯有德，所以天命已经转移到姬昌身上，前1056年就是姬昌“受命”元年，于是姬昌也对内称王，是为文王。另一方面，文王对商朝仍然小心翼翼，殷勤贡奉，甚至在自家祠堂祭祀商朝先王（今天，在周原还有相关的甲骨文出土），以麻痹帝辛的耳目。文王据说被关在里的時候作了《周易》，自然深谙与时变化之道，知道如何把握出兵的最佳时机。

对此，帝辛并非完全没有警觉。《左传》载，帝辛曾移兵西陲，在黎（今山西长治）举行军事演习，明显是针对日益扩张的周国而发。然而时机不巧，东夷再次发动叛乱，帝辛不得不调兵东向，去弹压东夷。商的西部边防空虚，文王出兵的时机到了。

前1055年，文王“受命”第二年，出兵伐犬戎，翌年，又讨伐邻国的密须，二者皆在周国的西北部，远离商朝中心地带。文王征伐它们，解除了伐商的后顾之忧。随即，文王在东方开始了一连串军事行动，揭开了灭商战争的序幕。前1053年，文王出兵东向攻黎，前1052年，攻邶（今河南沁阳），前1051年，攻崇（今河南嵩县），三战皆克。从地图上可以看到，这几个据点从北到南呈扇形将商的王畿包围起来，切断了商王朝同西部属国的联系，同时，也

据有了出关中的崤函狭道(后来的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抢占了伊洛一带作为桥头堡,此后就可以直插商朝的心脏——朝歌了。同年,文王迁都于丰(今陕西西安西南角),这里较岐下的周原,不易受戎狄的侵扰而有利于出兵东向。至此,文王伐商的战略部署已经基本完成。

《尚书》载,文王克黎后,商臣祖伊向帝辛告急,帝辛颇不以为然地说:“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哎呀!我不是生来就有天命么)!”帝辛刚愎自用的性格在此暴露无遗。不过,帝辛未能及时采取有效的防范措施,可能主要是因为陷入东方战争的泥淖,无力在两线同时作战。他此时已经清楚了西伯的野心,目前的问题只是何时能腾出手来收拾对方。

正在这关系微妙的节骨眼上,前1050年,文王忽然逝世,世子姬发继位,是为武王。武王继位后,破例没有改元,以示仍秉承文王之天命,继续利用商朝暂时无暇西顾的良机向东扩张。前1048年,文王受命九年,武王出兵崤函,到中原与其他诸侯国会盟。会盟的地点在黄河北岸的一个渡口,后来因此被称为“盟津(今河南孟县)”。《史记》中说“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诸侯”,其实不是什么“不期而会”,据甲骨文所揭,此次出兵早有联络,关中和江汉间的许多方国都有参与,但诸侯恐怕并无八百之多,从牧野之战的情况看,基本上都是西南方的羌、戎各国。一些学者据此认为,这次伐商的实质是东西方两大族系的斗争。

“盟津观兵”时,武王自导自演了不少好戏。他出兵时,将文王的灵位摆在中军的战车上,自称“太子发”,说是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主。在到达盟津后,周军与诸侯进行了联合军事演习,其间祥瑞屡出,在渡黄河时,白鱼跃入武王舟中,据说象征商军落入武王之手,后来又有一道火焰化为赤鸟,飞到武王的营帐上鸣叫,又象征周德的昌盛。后来,不少诸侯都建议武王乘机一举灭商。武王却说:“你们不知道天命,现在还不到灭商的时候。”于是各诸侯班师回国。武王何以不趁此时一举攻下朝歌?从史书中的蛛丝马迹推测,一方面,似乎武王掌握朝歌的重要情报,得知此时殷商尚有一定实力,不可轻伐;另一方面,威德素著的文王已死,嗣位的武王威信未立,其他诸侯未必听话,所以武王不敢改元,甚至连出兵都要奉文王的灵位为主,都是在打

“文王牌”。这场会盟中周人大搞“祥瑞”，无非是为了确立武王“天命所归”的至高地位，这也需要时间才能巩固。从敌我双方来说，都还没有到正式交战的时机。不过，这个时机很快就会到来。

### 奇袭牧野布阵急

一年后，商朝发生了激烈的内乱。帝辛杀了伯父比干，囚禁了另一个伯父箕子，另一些被牵连的贵族如微子等则审时度势，投奔了周国。武王无疑从来奔的殷商贵族那里得到了不少朝歌的机密情报。时机已经成熟，武王决定出兵伐商，同时通知去年在盟津的与盟诸侯一起出兵。

前1047年，文王受命十年年底，周师出兵前按惯例用甲骨占卜，本来只是走走仪式，不料结果居然大大不利，同时暴风骤雨忽然而至，更加动摇了周国君臣的信心。正在大家面面相觑的时候，吕尚一把抓起龟甲兽骨扔在地上，大喝道：“枯骨朽龟，知道什么天命！”在吕尚的坚持下，武王恢复了信心，出兵仍然按原计划进行。

伐商的战略计划是：趁商朝主力军滞留东南之际，精锐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深入王畿，击溃朝歌守军，一举攻陷商都，占领商朝的政治中心，瓦解商政权，让残余的商人及其附属方国的势力群龙无首，然后各个击破。《诗经·大明》中记述此事，称之为“夔伐（偷袭进攻）大商”，或“肆伐（快速进攻）大商”，和三千年后的“闪电战”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按照这一计划，文王受命十一年一月二十六日，武王亲率战车三百乘，虎贲（精锐武士）三千人，以及步兵数万人，出兵东征。周国无疑已经倾巢出动。

二月二十一日，周军渡过黄河到前年会盟的盟津与友军会师。第一批赶到的，有庸、蜀、羌、微、卢、彭、濮等几个方国，不少方国的国君亲自赶来，总兵力达到五万人左右。从盟津到朝歌，是商王经常巡猎的区域，道路状况良好，因而此后几天，联军能够以每天近三十公里的速度急行军，比平常的

速度要快一倍。二十六日，联军赶到朝歌城外的牧野。这里是通向朝歌的要道，同时也是商朝戍卫部队的驻扎地。联军没有贸然进攻，而是停下来开始布阵。从关中出发到兵临朝歌，总共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当时的条件而言，这一速度可谓惊人。

人们或许会奇怪，为什么商朝没有“边防部队”前来阻拦，而让周军长驱直入到都城之下？其实上古国家由于人口稀少、技术低下，不可能沿边防守，也没有发达的情报系统，大都只能占领一些重要城市作为据点，周围有一些乡村，此外都是野兽出没的森林和荒野，在其中行军往往无人知晓。直到春秋时期，野地行军突袭别国腹地，甚至穿过几个国家远攻的战例也不胜枚举，更不用说殷周之际了。

二月二十六日夜，联军布阵未完就下了雨，后来冒雨完成了布阵。史称联军共有“六师”。军事史家推测，大概是三百乘战车，三千名虎贲为一个“装甲师”，为第一梯队。其余四万多人分为五个“师”，在后面组成方阵，为第二梯队。第二天拂晓，武王在众军面前进行誓师，即《牧誓》，在开头，我们已经听到了开场白。接着，武王慷慨激昂地说：“俗话说，母鸡司晨，是家中的不幸。现在纣王只听信妇人之言，连祖宗的祭祀也废弃了。他不任用自己的王族兄弟，却让逃亡的奴隶担任要职，让他们去危害贵族，扰乱商国。今天，我姬发是执行上天的惩罚！……战士们，努力呀！”

顿时，周军将士们士气大振，欢声雷动，响彻云霄。然而，此时天已经大亮了，远方前来阻截的商军阵形也渐渐显出轮廓。本来斗志昂扬的将士们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商军黑压压的，几乎要一直排到天边，一面面旗帜像森林一样一望无际。虽然不知道对方确切有多少人，但是瞎子也看得出来，要远远多过己方。联军将士刚刚鼓起的勇气又快要低落了。

朝歌方面，第一批紧急军情前脚刚传到，联军自己后脚就跟着来了，着实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去年，帝辛已经听说了周人因未得天命而从盟津退兵的消息，这更增强了他对天命在己的信心。可是没有想到，对方竟然这么快就卷土重来，而且迅速兵临城下。站在帝辛的位置，目前可能的选择有三：一、坚守朝歌城，让敌军疲于坚城之下，等待四方勤王之师到来，内外夹

击,发动反攻;二、弃城撤走,到东方去和自己的主力军会合,然后回师讨伐叛军;三、乘周军立足未稳,立即在城外进行战略决战,一举击溃来犯之敌。

第三种选择当然最为诱人,然而难度也最大。朝歌城内目前并没有足够的精兵可以破敌,而且也没有可用的战车,单靠步兵,很难和冲击力强大的战车阵相抗衡,更何况周军士气正锐。第一、二种选择虽然比较被动,但是却更具有可行性。然而自负的帝辛却决定采取第三种方案。后世的一些军事史家因而批评此举是以己之短,攻人之长,愚不可及。但是平心而论,帝辛的这一选择也有不得已之处,正如武王所指出的:目前商王朝统治集团内部离心离德,外部对东夷等部族的征服也并不稳定,如果朝歌的战事长期拖延下去,必然会导致其他严重的变乱,威胁自己的统治乃至生命。只有一举克敌,才有可能把自己的统治维持下去。以帝辛暴烈勇武的个性,恐怕是宁愿赌一把的。

何况,帝辛还有一张不小的底牌:朝歌城内有大量奴隶和战俘,把他们武装起来,许以利害,在数量上仍然可以对敌军占有绝对优势。这一点足以抵消周军素质和装备上的优势。于是,帝辛迅速武装了一批奴隶和战俘,亲率少量禁卫部队押送,奔赴前方战场。据《史记》所载,帝辛出动的总兵力有七十万人,无疑过于夸大,另一些文献记载是十七万,似较为合理。虽然牧野前线究竟有多少人仍然是一个谜,但商军在数量上占压倒性优势则无疑问。

《诗经·大明》称:“殷商之旅,其会如林。”商军的强大阵容,令联军一时军心动摇。面对形势的微妙反转,武王高呼:“维予侯兴,上帝临女,无贰尔心(为我而前进,‘上帝’正在看着你呢,千万不要改变心意)!”重新鼓舞了士气。武王还宣称,如果不努力向前,就要施加严厉的刑罚。恩威并施下,联军的战鼓震天般擂了起来,战斗开始了。

## 我车既攻血漂杵

史籍对具体的战斗过程记载较简略。据《逸周书·克殷》载,在这一役



中，周军的战术是先由吕尚率数百名精兵上前挑战，震慑商军并冲乱其阵脚，然后武王亲率主力跟进冲杀，将对方的阵形彻底打乱，导致了商军的崩溃。吕尚被后世奉为权谋兵法之祖，传说著有《太公六韬》，这一战术或许就是他的手笔。《大明》中赞道：“牧野洋洋（广阔），檀车煌煌（鲜明），駟骖（四匹战马）彭彭（强壮）。维师尚父（即吕尚），时维鹰扬。凉（辅佐）彼武王。”这生动地描写出吕尚在战场上和武王相互配合，鹰扬飞击的精彩场面。史称吕尚时其已经是八十多岁的老翁了，从战场上的勇猛表现来看，真让人难以置信。

广阔平坦的牧野大地上，数十辆在朝阳下熠熠生辉的战车组成小小的一字阵形，快速逼近商军阵线。商军前排的弓弩手开始放箭，几匹战马悲嘶着倒在血泊中，几辆战车歪到了一边。但大部分的车仍不为所动，如飞鹰扑击一般，冲向商军的旗帜之林。商军弓弩手都是临时拉来的征夫，箭法本来不准，看到周军战车的疾速逼近，手都哆嗦了起来。片刻之后，就连周军胸口铠甲上的狰狞兽头都能够看见，商军更是斗志全无，不由自主地往后退缩。战车上的武士们开始放箭，战车本身在颠簸中前进，箭很难射准。但商军密密麻麻的人群使得瞄准都成为多余，每一箭下去就是一片惨叫哀嚎，魂飞魄散的商军士卒开始狼奔豕突，商军的阵线上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的缺口。此时，吕尚率领突击队冲入了商军之中，溅起一片血光，但很快被商人的优势兵力包围。后方观战的武王不失时机，下达了挥舞军旗、擂起战鼓的命令，主力战车部队也开始了冲锋，像密布的巨大的乌云一样，从地平线上席卷而来。呐喊声响彻云霄。尚未卷入战斗的商军士兵们呆呆地站着，不知如何是好。前线被突破，联军的战车堪堪冲到面前，有几个机灵的回过神来，扭头就跑，旁边的人纷纷仿效。霎时间，出现了多米诺骨牌效应，十余万人如同潮水一般退去，身后是大举追击的联军车阵。

商军以优势兵力而迅速崩溃，根本原因当然在于士气低落。但直接的原因仍然是联军武器上的重大优势：三百多乘（一说四千乘，似乎过多）当时最先进的重武器——战车。而商军方面没有任何使用战车的记载。从商代的考古发掘来看，商朝的战车也不少，但当时多半都在东南战场上难以及时